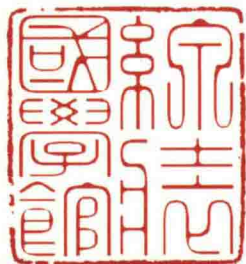


◎战国 墨翟 著

诸子百家 全四卷 ◎第二卷

墨

子



綫裝國學館

中國畫報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RESS

綾裝國學館

諸子百家

第三卷・墨家經典

墨

子



序言

墨子，名翟，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科学家、军事家、社会活动家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他创立墨家学说，其弟子将他的思想言行加以整理总结，编成《墨子》一书传世。

墨子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，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，墨子的思想以「兼爱」为核心，以「节用」「尚贤」为支点，同时还包括「非攻」「尚同」「节葬」「非乐」「天志」「明鬼」「非命」等内容。除此之外，墨子还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、物理学、光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理论体系。特别是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上，已经涉及到了力



墨子像

学、光学、声学等范畴，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，他通过细心观察生活，提炼出了许多重大的发现，并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，对于当时社会和现代学术研究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。

墨子曾经学习孔子之术，学习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等儒家典籍，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烦，最终舍掉了儒学，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，墨家学派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，并列为「显学」。墨子在当时的声望与孔子差不多。

由于墨子倡导「尚贤」「尚同」「兼爱」「非攻」「节用」「节葬」等主张，基本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呼声，因此，墨子又被誉为劳动人民的哲学家。

《墨子》一书思想非常丰富，其中政治思想、伦理思想、哲学思想、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，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，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。

綫裝國學館編委會

目 录

第一篇	亲 士	〇〇一
第二篇	修 身	〇〇五
第三篇	所 染	〇〇九
第四篇	法 仪	〇一三
第五篇	七 患	〇一七
第六篇	辞 过	〇二一
第七篇	尚 贤	〇二五
第八篇	尚 同	〇二九
第九篇	兼 爱	〇四三

第十篇	非 攻	〇四九
第十一篇	耕 柱	〇五五
第十二篇	鲁 问	〇六一



諸子百家

墨子

第一篇

親

士

亲士

入国而不存^①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昔者文公^②出走而正天下，桓公^③去国而霸诸侯，越王句践^④遇吴王之丑，而尚摄^⑤中国之贤君。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

注释

①存：恤问、关怀。②文公：指晋文公重耳，

他曾被迫流亡于外十九年，后来回国即位。他在位期

间，重用贤才，终于使晋国强大起来，成为春秋五霸

之一。③桓公：指齐桓公，他未做国君前，他的哥哥

齐襄公昏庸无道，而被迫出奔莒国，襄公死后他被迎

回即位。④句践：越国国君，曾被吴王夫差打败，于

是卧薪尝胆，励精图治，终于在范蠡与文种等贤臣的

帮助下消灭吴国，报仇雪恨，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

⑤摄：同『慢』。

译文 治理国家却不关心贤士，如此就会有亡国的危

险。见到贤人却不马上任用，他们就会怠慢君主。没

有比任用贤士更急迫的事了，如果没有贤士也就不能

谋划治国良策。怠慢贤士、轻才，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从前，晋文公被迫出逃却能够匡正天下，齐桓公流亡国外却能称霸诸侯，越王句践遭受吴王之耻，却还能威慢中原各国。这三个人能够成功扬名于天下，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能够忍受极大的屈辱。所以最好是不遭失败，即使失败也要有办法挽回局面这才叫善于用人。

吾闻之曰：『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』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^①究其情，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，彼有自信者也。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，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

注释

①内：当作『纳』，即『退』的意思。

译文

我听说：『不是居处不安定，而是我的心不安

定，不是财物不充足，而是我的心不满足。』所以君子

严于律己宽于待人，而平庸的人却宽于待己而严于律

人。君子对进取的士人，能够不挫败他的志向，对于退

隐的士人，也要体察他的苦衷，即使杂处于平庸的人

中，也并不怨尤因为他们自信的人。所以即使很困难

的事情，也一定能够达到目的，而能躲避困难的。

是故偏^①臣伤君，谄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^②之臣，上必有谿谿^③之下。分议者延延，而支苟^④者谿谿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暗^⑤，远臣则谗，怨结于民心；谄谀在侧，善议障塞，则国危矣。桀纣^⑥不以其无天上之士邪？杀身而丧天下。故曰：『归国宝，不若献贤而进士。』

注釋

①偏：『逼』的异体字，当作『佞』。②弗：同『拂』，矫正，纠正。③谿谿：直言争辩的样子。

④支苟：当作『交敬』，即『交傲』，交相傲戒的意思。⑤暗：沉默不语。⑥桀纣：分指夏桀和商纣，分别是夏、商两朝的末代君主，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

譯文 因此，佞和谄媚都会伤害君主。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大臣，主上一定要有敢于直言的下属。纷争的人长时间的争论，相互傲戒的人也直言不讳，就可以长养民生，长保其国。臣下如果过分看重自己的爵位而不敢进谏，君主身边的臣子也沉默不言，身处远方的臣子不发表看法，不满的情绪郁结于民心；谄媚阿谀的人在君主身边，好的建议被阻塞，那么国家就危险了。夏桀和商纣不就没有任用天下之贤士吗？而遭杀身之祸并丧失了天下。所以说：『赠送国宝，不如举荐贤能的人才。』

今有五锥，此其铤^①，铤者必先挫；有五刀^②，此其错^③，错者必先靡。是以甘井近^④竭，招木^⑤近伐，灵龟近灼^⑥，神蛇近暴^⑦。是故比干^⑧之殪，其抗^⑨也；孟贲^⑩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沉^⑪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^⑫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：太盛难守也。

注釋

①铤：锋利。②刀：当为『石』。③错：磨刀石。④近：当为『先』字。⑤招木：即乔木，高大的树木。⑥灵龟近灼：古人用烧灼龟甲来占卜吉凶。⑦神蛇近暴：古人常通过曝晒蛇来祈雨。暴，同『曝』。⑧比干：商朝贤臣，因为向纣王进谏而被杀。⑨抗：同『亢』，正直的意思。⑩孟贲：传说中齐国的大力士。⑪西施：越国的美女，越王勾践把她献给吴王夫差，来消磨他的意志，最终报仇雪恨。⑫吴起：战国时楚国著名军事家，但后来被车裂而死。

譯文 现在有五把锥子，其中一把最锋利，但锋利的会最先被使用而变钝；有五块石头，有一个是磨刀石，它会最先被磨损。所以说甘甜的井水最先枯竭，高大的树木最先被砍伐，灵异的乌龟最先被烧灼，神奇的长蛇最先被曝晒。因此，比干的死是因为他正直，孟贲被供养是因为他勇武，西施被沉于江是因为她美

丽，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才能。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自己的长处的，所以说，事物达到顶峰就难以持久。

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源之水也；千镒^①之裘，非一狐之白^②也。夫恶有同方取，不取而同己者乎？盖非兼王之道也。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潦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溪陕^③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堯堦^④者其地不育，王者淳泽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

注释 ① 镒：古代黄金的重量单位。② 非一狐之白：古代有集腋成裘的说法，因为狐狸腋下的毛是纯白的颜色，但却只是很小的一块，做成一件裘衣需要很多这样的皮集合而成。③ 陕：同『狭』。④ 堯堦：指土地

坚硬贫瘠的意思。

译文 所以，即使贤明的君主也不会欣赏没有功劳的大臣，虽然有慈爱的父亲，也不会喜欢没有用的儿子。因此，不能胜任就不该占据职位。不胜任他的爵位而拿着这种爵位俸禄的人，就不是这种俸禄的主人。优良的弓难以拉开，但它可以射到最高最深的地方；骏马虽然难以驾驭，但它可以负载重物到达远方；杰出的人难以调遣，但却可以让君主振兴大业。所以长江黄河不嫌弃小溪的水来灌注，就能汇成巨流。被称作圣人的人，不推辞难事，不违背事理，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大人物。因此说，长江黄河的水不是来自于一个源头，价值千金的皮衣也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毛所做成的。怎么会有不用同道的人而只用一味奉迎自己的人的道理呢。这可不是兼爱天下君王之道。所以天地不夸耀自己的明亮，大水不夸耀自己的清澈，大火不夸耀自己的炎烈，有德之君也不夸耀自己的德行的高远，这样才能做众人的领袖。如果心直如箭杆，平板如磨刀石，就不足以覆盖万物。所以狭窄的小溪很快会干涸，太浅的流水很快会枯竭，贫瘠的土地不生五谷，如果君王淳厚的恩泽只局限在宫廷之中，那就不可能泽被天下。



諸子百家

墨子

第二篇

修

身

修身

君子战虽有陈^①，则勇为本焉；丧^②虽有礼，而哀为本焉；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^③本不安者，无务丰末^④；近者不亲，无务求远；新戚不附，无务外交；事无终始，无务多业，举物而暗，无务博闻。

注釋 ①陈：通『陣』，指两军交战时的阵势。②丧：丧事，丧礼。③置：立。④无务：不要致力于。末：细枝末节。

譯文 君子作战的时候虽然要讲求行军布阵，但始终是以勇气为根本；举行丧事虽然要讲究礼法，但始终是以哀痛为根本；士人虽然有满腹经纶，但也必须以德行为本。所以如果连最根本的都没有办到，就不要去致力于旁枝末节的事情；如果连身边的亲人都不能够亲近，那么就不必去招揽远方的人；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使之归附，就没有必要去跟外面的人打交道；如果连干一件事都没有始终，就谈不上从事多方面的的工作；如果连说出一件事情都会使其迷惑，就不要力求阅历广博了。

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察迩^①来远，君子察迩而

迩修者也。见不修行，见毁，而反之身者也，此以怨者而行修矣。谮慝^②之言，无入之耳；批扞^③之声，无出之口；杀伤人之孩^④，无存之心，虽有诋讦^⑤之民，无所依矣。

注釋 ①察迩：迩，近的意思，这里指身边的人。察迩，就是观察你身边的人。②谮慝：谮，诬陷。慝，恶念。③批扞：批评、触犯。④孩：通『刻』，残忍。⑤诋讦：诋毁或是揭露别人的错处。

譯文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时，必然会仔细地观察身边的人，又招揽远方的贤才，君子能够经常注意身边，那么，身边的人就会端正自己的品行。看到品行不好的人又或是被人家诽谤时，就要反省自己的过错。这样，就可以减少怨恨而且能够提升修养了。诬陷毁谤的话，不要听到耳朵里，批评中伤别人的话，不要说出口，伤害人家的念头，不要存于心中，那样，即使有些好揭短处的家伙，也无法对你下手了。

故君子力^①事日强，愿欲^②日逾^③，设壮^④日盛。君子之道也，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；四行者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藏于心者无以竭爱；动于身者无以竭恭；出于口者无以竭驯。畅之四

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隳^⑤顛，而犹弗舍者，其唯圣人乎！

注释

①力：力量、能力。②愿欲：自己本身的愿望。

③逾：

越发增加。④设壮：浑厚庄重。⑤隳顛：秃顶。

项。

译文

所以君子的力量就一天比一天地逐渐增强，心底

的愿望就一天一天地增长，浑厚而庄重的品德就不断完善，这就是君子之道。贫穷的时候则表现出清廉的品质，富裕的时候则表现出义气，对在世的人就爱护有加，对死去的人就哀痛有余；这四种行为都不能有任何的掺假，而是本身就应具备的。凡是深藏在心底里的，就不应该竭尽所爱；身体的各种举动，就不要过于毕恭毕敬；从嘴里说出来的，不要过于雅致，而做到通达于四肢渗入皮肤，直到自己的头发都掉光为止而仍旧不肯放弃，恐怕就只有圣人了。

志不强者智不达；言不信者行不果；据财不能以

分人者，不足与友；守道不笃^①、遍^②物不博、辩是非

不察者，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末必几^③，雄^④而不修

者，其后必惰，原浊者流不清，行不信者名必耗^⑤。名

不徒生，而誉不自长。功成名遂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反

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。多力而伐^⑥功，虽劳必不图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，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故彼智无察，在身而情^⑦，反其路者也。善无主于心者不留，行莫辩于身者不立；名不可简而成也，誉不可巧而立也，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。思利寻^⑧焉，忘名忽焉，可以为士于天下者，未尝有也。

注释

①笃：一心一意。②遍：接触，分辨。③几：

危的意思。④雄：勇猛。⑤耗：不好、坏。⑥伐：夸

耀。⑦情：这里应为『情』。⑧寻：为重。

译文

意志不够坚定的人，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大智慧；

言而有信的人，做事就会果敢；占据财物而不能与别人分享的人，不足以成为朋友；不是一心一意地捍卫真理，不是阅历广博，不能明辨是非的人，不值得去和他结交。根基不牢必然危及枝节，光有勇气而没有品行的人，他的后代必然会堕落，源头混浊那么水流就不会清澈，不讲信用的人名声就必然会败坏。名气不会白白产生，荣誉也不会自己增长。一个人有了功业自然就会有名声，名誉是不能有掺假的，只能从自身处求取。光会说而懒于去做，即使是口才很好，也不会有人来听。出力后却又夸夸其谈，那样即使是辛

苦也不会有回报。聪明的人善于说话而又不饶舌，出了力而又不邀功，因此能名扬天下。说话不求多而应求有智慧，不求文采飞扬而应求明了。因此，如果既没智慧又不能明察是非，而自身又十分懒惰，那么就必然不能走上正路。善如果不是出自于内心的话，就必然不会长久，言行如果不从自身去省察的话就不能立名；名声不可能会简单地形成，名誉也不能靠智巧来建立，君子应该用自身的行为来证明。如果一味贪图小利，而忘记了树立自身的名声，却可以成为贤士的人，从来就没有见过。

所

染

諸子百家

墨子

第三篇



所染①

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，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。所入^②者变，其色亦变；五入必^③而已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！

注释

①本篇主要是说作为君王应该注意所亲近的人。

②入：

染料。③必：通『毕』。

译文

墨子说他曾经因为看见染丝的人而叹息道：若是

染成青色就成了青色，若是染成黄色就成了黄色。染料变化，那么它的颜色也会跟着变化；如果五种颜色都加进去就变成五色斑斓了。因此，染丝不能不慎重啊！

非独染^①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由^②、伯

阳，禹染于皋陶^③、伯益，汤^④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^⑤、周公。此四王者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

注释

①染：引中为影响。②许由：古代的隐士。伯

阳，为舜的朋友之一。③皋陶：古代东夷的首领。伯益，尧时代的贤士。④汤：商朝君主。伊尹、仲虺：

汤的臣下。⑤太公：指姜太公姜尚。周公，武王的弟弟。

译文

治理国家同染丝一样。舜受到许由和伯阳的影

响，禹受到皋陶、伯益的影响，商汤则受到伊尹和仲虺的感化，武王受到太公和周公的影响。这四位君王都受到了正确的感染，因此能称霸天下，贵为天子，功盖当世。所以，一旦举出普天之下的贤人圣者，就一定会说到这四个人。

夏桀染于干辛、推哆^①，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^②，

厉王染于厉公长父、荣夷终^③，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公谷^④。此四王者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僂。举天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

注释

①干辛、推哆：夏桀的大臣。②崇侯、恶来：

商纣的大臣。③厉公长父、荣夷终：周厉王的大臣。④傅公夷、蔡公谷：周幽王的大臣。

译文

夏桀受到干辛和推哆的影响，纣王受到崇侯虎和

恶来的熏染，厉王就被厉公长父和荣夷终影响，幽王则受到傅公夷和蔡公谷的影响。这四个人受到了负面的影响，因此导致国破身亡，为天下所耻笑。所以一旦举出天下的残暴无道者，必然会说到他们四个人。

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，晋文染于舅犯^①、高偃，楚庄染于孙叔^②、沈尹，吴阖闾染于伍员^③、文义，越句践染于范蠡、大夫种^④。此五君者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代。

注释

①舅犯：辅助晋文公的贤臣。高偃，晋大夫。

②孙叔：即孙叔敖，楚国丞相。沈尹，楚大夫。

③伍员：即伍子胥。④大夫种：越国大夫。

译文

齐桓公受到管仲和鲍叔所感染，晋文公受到了舅犯和高偃的感染，楚庄王受到孙叔和沈尹的感染，吴王阖闾受到伍员和文义的感染，越王句践受到范蠡和

大夫文种的感染。这五个人受到了积极影响，因此能称霸诸侯，为后人传诵。

范吉射^①染于长柳朔、王胜，中行寅^②染于籍秦、高强，吴夫差^③染于王孙雒、太宰嚭，知伯瑶^④染于智国、张武，中山尚^⑤染于魏义、偃长，宋康^⑥染于唐鞅、佃不礼。此六君者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。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

注释

①范吉射：春秋时晋国范献子士鞅之子。②中行寅：晋国中行穆子之子。③夫差：吴国国君。④知

伯瑶：即智伯，晋国的大家族。⑤中山尚：中山国国君。⑥宋康：指宋国君偃。

译文

范吉射受到长柳朔、王胜的感染，中行寅受到籍秦和高强的感染，夫差就惑于王孙雒及太宰嚭，智伯瑶就受到智国和张武的影响，中山尚则受到魏义和偃长的影响，宋康则受到唐鞅和佃不礼的影响。这六个人因为受到了坏的影响，所以导致国家灭亡，身受刑戮，连宗庙也不能保存，绝子绝孙，弄得君臣离散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因此，说到天下的贪暴之人，就必然提起他们六个。

凡君之所以安者，何也？以其行理^①也。行理性^②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^③而佚^④于治官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；然国逾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、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

注释

①理：指常理，常规。②性：通『生』，产生。

③论人：选择人才。④佚：通『逸』。

译文

作为君主之所以能够得到安逸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因为他治理政事时能够顺乎常理。之所以能够行事顺乎常理，是因为他受到了正确的影响。因此，

善于为人君主的人，都要在选择人才方面花费大量精力。而那些不善于做君主的人就会浪费精神，会忧愁，如此国家却变得更加危险，自身也受到了侮辱。上面所说的六位君王，他们并不是不重视自己的国家、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而是不知道如何去治理国家。追究原因，就是受到了坏的影响的缘故。

非独国有染也，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，淳谨^①畏令，则家日益，身日安，名日荣，处官得其理矣，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。其友皆好矜奋^②，创作比周^③，则家日损，身日危，名日辱，处官失其理矣，则子西、易牙、竖刀之徒是也。诗曰：『必择所堪^④，必谨所堪』者，此之谓也。

注释

①淳谨：指品行纯良。②矜奋：盛气凌人的样子。③比周：结党营私。④堪：指染料。

译文

不仅国家会受到各种影响，士人君子也同样会受到各种影响。如果他的朋友都是仁义之士，都是品质淳朴、遵守法则的人，那么他的家业就会蒸蒸日上，身体健康，名声就会越来越大，治理政事也会井然有序，上面所说的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等就是这样的人。如果他的朋友都盛气凌人，结党营私，那么他的

家业就会一落千丈，身体就会越来越损伤，名声就会越来越坏，治理政事也不会合乎常理了，上面所说的子西、易牙、竖刀等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，《诗经》上说：『必须要选择好染料。』所谓必须谨慎地选择染料，就是上面表达的意思。